

就这样，大家多方努力“众筹”出行。手球队的队员都是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出国，因此大家都十分珍惜在手球队训练比赛的经历，十分留恋清华给大家提供的全面发展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学生男子手球队在瑞典Partille Cup开幕式上第一个出场，博得了

全场的喝彩，大家倍感激动，中国人的自豪感、清华人的自强心油然而生。

在体育代表队，我不仅养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不畏困难、团结协作、敢于胜利、善于取胜的意志品德。体健魄，育修德，人励志，队配合，在体育代表队的磨练，让我一生受益。

我在清华民乐队的那几年

○ 邢建峰（1989级计算机）

混入民乐队

1990年9月份，同班同学杨久明跟我说，咱们去考民乐队吧！回想起入学这一年来，每次经过音乐室，都能听见里面传出优美的旋律，心向往之，可没有一次能鼓起勇气走进去。虽然我俩在中学时都会吹笛子，平时也经常互相切磋笛箫，可我们这水平差得太远啊！

在我很自信考不上但还要不要去考的犹豫中，已经被杨同学拉到了音乐室。



1993年5月21日，清华民乐队在北京大学参加首届首都高校大学生民乐汇演。左起：杨玲、陈肯、王进展、马彪（指挥）、黄开胜、周曼琳、邢建峰、刘涛雄、单小川、刘峰、李晓娟

“同学，我们是来考民乐队的！”“你们坐在这里稍等一下，我们正在给新入队的同学分乐器。”听到这句话，我临考前忐忑不安的内心立刻平静了，这回踏实了，我们来晚了，乐队已经招完新生分乐器了。

看着一件件乐器分到了新同学手中，我还是很羡慕的，这时有人问：“谁会吹口琴？”我看到老久同学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好，你就吹笙吧。”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老久这算是被录取了？可我也会吹口琴啊！

这时，一位很严肃的女生拿着几副鼓槌，让剩下的几位同学敲几下，我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不太灵活的手腕。终于，我和1989级土木系的蒋体同学一起分到了扬琴，那位严肃的女生是同年级建筑系的周曼琳同学，也就是我们的师傅，她扬琴的水平是专业级的。

等同学们都渐渐散去，我和老久很是心虚地留了下来，诚实地说明情况，虽然已经分到了乐器，可我们还没有经过考试。接下来的考试很顺利，试唱一段节奏和旋律之后，我们当场被告知补考通过了！给我们出题的应该是当时的

队长1988级汽车系的黄开胜，以及1989级精仪系的杨玲。杨玲同学的二胡水平是专业级的，在之后跟她一起招新时，看到她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的工作作风，我心里一直暗自庆幸，或许是被我们的诚心打动了，也或许是我们当初并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么差吧。

我就是这样混入了民乐队，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去努力争取一下，怎么就知道一定不行呢？万一行呢，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选拔接班人

因为加入了民乐队，大二这一年过得很充实。每天下午4点到音乐室练琴，遇到演出，我们这些刚入队还不能上台演出的同学，都要去后台帮忙做些场务工作，包括摆台、拉大幕，为了搬运乐器还要学会蹬三轮。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遇到有临时排练任务，需要联络员去每位同学的宿舍通知，我担任了东区联络员。

大二的下半年，我们新入队的同学就参加大乐队排练了，那段时间民乐队人数不多，一共有三十几名队员，还有好几位同学面临毕业。学年末的某一天，黄开胜队长跟我说，下学期你来接队长吧！这太突然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经过队长一番语重心长的谈心，我才明白为什么是我。为了队伍的健康发展，民乐队队长不能连任，每年要从二年级的同学中培养新的队长候选人，在三年级接任。我们九字班的队长候选人是汽车系的王进展，因为进展工作能力太出色，直接被文艺社团的领导看中，即将担任副团长。队里也与大提琴声部机械系的韩贤奎沟通过，他的哥哥电机系1987级的韩喆奎也是民乐队的主



民乐队队员黄开胜（左）、邢建峰（右）与郑小筠老师合影（1993年5月）

力，专业是笛子，韩贤奎平时为队里做了很多工作，但他跟队长也表达了想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我在一次次高效地完成了联络员任务后，让原本为了候选人的事情一筹莫展的老队长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也是当了队长之后才知道，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如此之多，也体会到民乐队历任队长是多么不容易。

学校为了方便文艺社团的同学开展工作，为各个队骨干提供了集中住宿的环境——集中班。1991年我搬进了集中班，同宿舍的有我的上任队长黄开胜和上上任队长1987级电子系的陈健洲。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给了我很多自主的空间，让我快速适应了队长的工作。在我当队长的这一年中，除了处理好乐队日常工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挑选培养下一任队长。1990级汽车系的刘涛雄原本已经被系里作为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经过黄开胜和王进展两位同门师兄努力劝导，担负起了下一任队长的重任。

师妹变师姐

1992年9月份开学第一周，我在音乐室

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女生，她说她叫朱令，想参加民乐队。我记得这个名字曾出现在一年前清华选拔艺术特长生的冬令营名单上，专业是古琴，而且还因为她之后没有参加冬令营而感到遗憾。我问她，你怎么没有参加冬令营呢，通过了冬令营的专业考核，清华是可以降分录取，甚至是保送入学的。她很平静地说道：“我收到了冬令营的邀请，可中学老师跟我说，就你这水平还是算了吧！我一赌气就没来参加。”

明明可以轻轻松松上清华，但是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再克服困难考上清华来参加民乐队！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小师妹，我心里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民乐队这是捡到宝啦！

后来，朱令听说我一直想找一位老师学箫，就引荐我跟中国电影乐团的孙贵生先生学习，孙先生是朱令的古琴老师，按照入师门的先后来算，朱令算是我的师姐。每次跟孙先生上课，他都会夸赞朱令学琴有悟性、练琴能吃苦。

大师来指导

我在民乐队期间，经历了几位指挥的排练。刚入队时，乐队指挥是俞玲玲老师，她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就来到清华执教。一位娇小可爱的江南美女站在台上，指挥着一群满脑子数理化的工科书呆子，演奏着极具民族特色的乐曲《龙船》，形成了带有强烈反差的舞台效果。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时紧张之外的感受。

俞老师后来邀请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长马彪老师来清华，在她病休期间代她指挥乐队。马彪老师风趣幽默，他也是1988级热能系冷冰同学的笛子老师，在清



秦鹏章先生、彭修文先生与队员们合影
(1994年12月，北京音乐厅)

华还办过好几期箫培训课程。有一次排练冷冰的笛子冒泡了，马老师笑着安慰他说：“没关系，这就是生活的颤音。”

楚世及老师是中国音乐学院第一位指挥、作曲双专业的毕业生，曾经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担任指挥、团长，后来到中国电影乐团担任民乐团指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邀请到了电影乐团的楚老师以及各个声部的演奏家，每周来学校给同学们上课排练。楚老师风度翩翩，对音乐有着专业的理解，他有着多年辅导业余团体的经验，能够指导我们快速掌握排练演出的关键。“急用先学”，这是电影乐团吴一民团长对我们讲的辅导业余团体的理念，在电影乐团各位老师的系统指导下，民乐队的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

张大森老师师从彭修文先生，时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从我在校时开始担任民乐队的指挥，在清华执教25年，很多学弟学妹都亲身感受了张老师的风采。

秦鹏章先生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奠基人，著名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秦先生编的曲。在楚世及老师的引荐下，我去拜访了秦先生，并邀请他有时间来给乐队做指导，秦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在一次排

练时，秦先生来到了清华音乐室，指挥乐队排练了《春江花月夜》。在之后民乐队组织了几次大型演出，秦先生都到现场观看指导。

能亲眼见到这么多民乐界的前辈大师，还能得到他们口传心授的指导，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这些大师对民乐队的关心爱护，为民乐队付出的汗水心血，激励了一代民乐队队员。

“我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来辅导业余团体，即便他们的水平无法和专业比拟，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学习民乐，民乐才会有更多的观众！”老一辈艺术家们看到了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危机，也用实际行动为民族音乐的崛起而努力！我们民乐队的每一位队员，同样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师傅带徒弟

民乐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缺少各个声部指导老师的，因此大都是老队员带新队员，有些声部缺人，新队员就只能靠自学成才。

我的第一位师傅是周曼琳，她和杨玲是我们乐队的两大“台柱子”，对徒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在音乐这个领域里，她们就是学霸，我们都是学渣。我当了队长之后，队务工作缠身，练琴的时间更是不能保证，万幸的是把脸皮练得厚实了。虽然是学渣的水平，居然运用“急用先学”的心法，练会了《土耳其进行曲》的扬琴分谱，参加了上台演出。

因为小乐队的曲子通常只上一台扬琴，所以我经常在打击乐打杂。我的第二位师傅是黄开胜，因为《老虎磨牙》的演出成功，他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老虎”。

我的第三位师傅是我的同班同学杨久明，我跟他学的吹笙。我当队长之后，老久就跟我吹不动笙了，他6000多的肺活量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我猜是因为既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也没有老队员带，自己摸索“走火入魔”了。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劝他同意等到我卸任队长了再休息。老久离开乐队后，乐队就缺了这个声部，人是我放走的，后果我来承担。于是我跟老久学了吹奏指法，学了拆卸清洁的方法，学了如何用朱砂和蜡调音，开始了“滥竽充数”的新历程。

随着1992级水利系的韩江进队学笙，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可以要求他勤学苦练了。《瑶族舞曲》中有一段笙的solo，原本是都吹和声，我们俩是各吹单音凑的和声。

真正算我徒弟的，是1992级工物系的李莉和化工系的张颖，都在打击乐声部。李莉特别稳重，队里的事情总是忙前忙后；张颖是特别爱笑，经常会发出一连串极富感染力的银铃般的笑声。

民乐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老队员就像哥哥姐姐一样，一方面严格要求着新队员，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也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弟弟妹妹。



2022年2月，校友民乐团在清华艺术博物馆演出后合影。左2为邢建峰

夺冠民乐赛

1993年，为了准备北京高校大学生民乐比赛，乐队加紧了排练。比赛是5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一共14个奖项，清华民乐队参赛11首乐曲，获得11个奖项，囊括所有的一、二等奖。

打击乐合奏《老虎磨牙》 合奏一等奖
民族管弦乐《渔舟凯歌》 合奏二等奖
京剧曲牌《夜深沉》 重奏一等奖
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春天来了》

琵琶四重奏《阳春白雪》 重奏二等奖
二胡独奏《二泉映月》陈肯 独奏一等奖
古琴独奏《潇湘水云》朱令 独奏二等奖
二胡独奏《豫北叙事曲》杨玲

独奏二等奖
扬琴独奏《映山红》周曼琳 独奏三等奖
琵琶独奏《彝族舞曲》刘峰 独奏三等奖
笛子独奏《姑苏行》冷冰 独奏三等奖

这次比赛让乐队所有同学感受到了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高校独领风骚的自豪！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对艺术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对民乐更加重视，郑小筠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全体队员对民乐的热爱和投入，特别是队干部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

当天夜里，为了庆祝比赛获奖，队里搞了聚餐活动。黄开胜很晚才到，这时很多同学才知道，他搬运乐器受伤流了很多血，刚从校医院回来，成了“瘸老虎”。每一次演出，每一次

活动，乐队的老队长和老支书们都会作为一名普通队员，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会默默地帮着乐队查漏补缺。

1993年，北京大学生交响乐团的牌子挂在了清华，郑小筠老师代表学校跟北京市教委提出了申请，希望把北京大学生民乐团的牌子也挂在清华，得到的答复是：清华确实各方面都很出色，但不能所有的牌子都挂在清华吧！后来这块牌子挂在了北大。

走进北京音乐厅

1994年，民乐队经过几年的发展壮大，无论是乐队规模还是积累的曲目以及演奏水平，都已经具备了举办一场高水平音乐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争取到北京大学生民乐团的牌子，大家心里憋了一口气，队里的骨干商议之后，把这场音乐会的地点选在了北京音乐厅。

为了准备这场演出，乐队的骨干们很早就对专场音乐会的选曲进行了商讨，并制定了8月份暑期的集训排练计划。开学后的9月份，学校邀请到了张大森老师来给民乐队指导，张老师在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从一开始熟悉乐队，到后来为乐队量身定制选曲，同时不知疲倦、汗流浹背地指导排练，终于带领乐队精心打磨出了一



1994年12月11日，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韵我华夏，爱我中华”民族器乐专场音乐会

首首高水平乐曲。所有同学都在这种紧张激动的氛围中刻苦练习，努力提高演奏水平。

1994年12月11日，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了“韵我华夏，爱我中华”民族器乐专场音乐会，作为首支进入北京音乐厅的业余民乐队伍，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中国民乐界的多位前辈包括彭修文先生、秦鹏章先生等艺术家，都来到音乐厅现场观看，这场演出在民乐队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笔。

在那场演出中，孙贵生先生将他那张有着千年历史的宋代古琴“辨梦”借给朱令，演奏了一曲《广陵散》，这也是朱令最后一次登台演出。辨梦方知夜未央，广陵月色照寒塘。厚德载物心自远，自强不息步铿锵。

这场演出得到了艺教中心以及艺术团

各个队的大力支持，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承担起了宣传、外联、接待、后勤、服装、道具、灯光、摄像、舞美等演出保障工作，老师和同学们分工协作，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

我担任了这场演出的舞台监督，除了上场参演，其他时间就在舞台侧面的调度室，通过一个小窗口，观察台上台下的情况，随时通过控制台的有线对讲设备指挥灯光、音响、场务等工作。所有参加了这场演出的同学，都是可以把这事吹一辈子的。

1995年寒假后开学，我离开了集中班，搬回了研究生宿舍，也淡出了民乐队的日常排练。回想在民乐队的这几年里，与乐队的同学们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这种情谊是我一生的财富。

鹰飞鱼跃，山高水长

○陆楠楠（1999级化工）



二〇一三年博士毕业的陆楠楠

2013年我从清华中文系博士毕业，这时我已在园子里度过将近14年时光。与清华园的告别绵延至今，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乡愁”吧。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

三十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清华园，献给中文系，献给敬爱的老师们。

2001年我从化工系转入中文系，这念头能够成真，还要追溯到蓝棣之老师。一天晚上，我无意中走进文北楼，正赶上蓝老师的诗歌课，座无虚席，阶梯上许多旁听的学生。我才知道原来清华也有中文系，心中窃喜，或许从父母命学理科的我，有机会遵从喜好重新选择。此后文北楼成为我的秘密基地。

一次，蓝老师请诗人莫非、树才来讲讲，讲中国当代诗歌“第三条道路”。演讲结束，听众迟迟不肯散去，问许多宏大的问题，有些至今不能忘记，比如“是否